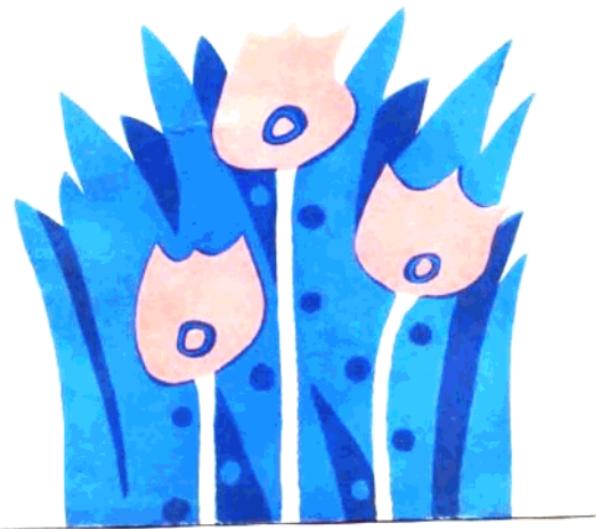


儿童文学讲稿

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稿教材选编



I058
14

儿童文学讲稿

——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材料选编

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 编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前　　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至七月九日，国务院文化部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司、辽宁省文化局、辽宁省出版局、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和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沈阳联合举办了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

讲习班特请了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理论家、高等院校教师多人前来讲课，他们为繁荣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培养儿童文学新人，不辞辛苦，呕心沥血的精神，可钦可敬。

为了满足广大儿童文学作者、编辑出版工作者以及爱好者的需要，我们将讲习班的讲课材料选编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其中有些稿件，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又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望大家多批评指正。

编　　著

目 录

在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要 关鹤童 (1)

怎样看待建国以来儿童文学发

展的历史经验 陈子君 (8)

简论儿童文学特点 陈伯吹 (44)

生活·技巧·修养 陈 模 (62)

作家的艺术修养 肖 平 (99)

把心交给小读者 刘厚明 (152)

漫谈儿童小说创作 胡景芳 (161)

儿童文学的趣味性 蒋 风 (189)

谈儿童小说的乡土味 张锦江 (203)

浅谈儿童散文 郭 风 (213)

关于儿童诗的创作 任溶溶 (220)

谈幻想性儿童文学 郑文光 (240)

试谈童话的创新问题 黄庆云 (250)

童话初探 洪汛涛 (264)

漫谈童话 葛翠林 (276)

试论童话与现实生活 方仁工 (286)

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 浦漫汀 (299)

苏联儿童文学及其他 任溶溶 (327)

在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要

关 鹤 童

同志们：

今天是在沈阳举办的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开学的日子。这个讲习班共吸收了东北、华北八省市七十多名儿童文学作者参加学习。学习期限为三十五天。举办这样规模的儿童文学讲习班，一次吸收这样多的学员参加学习，这不仅在我国儿童文学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在世界儿童文学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对我们儿童文学事业的不同寻常的重视，也体现了我们的儿童文学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发展阶段的大好形势。因此，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在此，我向在座的全体学员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八一年二月，党中央作出了加强少年儿童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党和全社会都来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把少年儿童工作提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战略地位。为此，并责成中央各有关部门共同成立了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由康克清同志挂帅。这个委员会下面又包括了：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全国少年儿童生活用品

委员会；托幼领导小组；全国儿童少年福利基金委员会；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筹建委员会。和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相适应，于一九八一年六月文化部又成立了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司，它既是文化部的司局，同时也是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来组织、推动和协调全国各部门、各地区有关少年儿童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比如创作、出版、发行、广播、电视、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以及业余文化生活等等。这就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而且从组织上开始有效地解决了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在我国的地位问题。使我国的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开始摆脱了过去那种“六一前后紧一紧，六一过后不大有人管”的自流和半自流状态，而进入到一个经常有人统一筹划，应当办而又可以办的事情能够较快落实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在总结建国三十二年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一年多来，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都对党中央关于加强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对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为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事业做了不少的实实在在的好事。我们这次举办儿童文学讲习班，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力图比较充分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把分散的、比较微小的力量集中起来，大家共同来办好事，以便推动我们的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事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我国整个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事业中，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是发展较好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知道，一九七七年十月在庐山召开“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时，由于遭受“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之后才刚刚开始恢复，形势还

是不怎好的。那时儿童读物创作、出版的状况被概括为“四二”，即：全国有两亿小读者，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二十人，儿童读物的编辑有二百个，每年出书二百种。经过最近几年的恢复和发展，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已经普遍成立了少年儿童读物编辑室。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已经从五十年代的两个发展到六个，并且即将出现第七个、第八个。儿童读物编辑已经不是二百个，而是六百多个，儿童文学作者也已发展到七百多人。一九八一年，全国共出版儿童读物²，520种，印刷七亿八千万册，相当于一九七七年的十一倍和三倍多。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作品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一九六一年茅盾同志曾经指出过的那种所谓“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现象已经少见了。我们现在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无论是题材的多样化，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人物形象的刻画或表现心灵美等方面，都已超过五十年代的所谓“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水平。童话创作也有许多新的发展。总的看来，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结合的角度上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开始走上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先进行列。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个充分的估计，丝毫也不应当妄自菲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多年以来“左”的影响，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们在创作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比如，如何理解八十年代儿童特点问题，如何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问题，如何做到既注意儿童文学特点又加强文学性的问题，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做到真善美统一问题，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问题，以

及儿童文学的趣味性问题，童话的时代特点和传统艺术形式的统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认真的探索，都是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和解决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少年儿童工作者，肩负着培养出有共产主义理想，有共产主义道德，非常守纪律和有相当文化知识水平的一代新人的重任。我们应当在少年儿童中进行宣传，促进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风尚。要宣传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人翁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消除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胡乔木同志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特征是要积极宣传、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竞选制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和唯利是图，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生活方式、道德标准、艺术标准等等引进或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文化中来，力图从原则上否定、反破坏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想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在海外录音录像制品中，特别是港台的所谓“时代曲”、“流行曲”，相当大的数量或是宣传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生活学，或是宣扬资产阶级骄奢淫逸庸俗无聊的生活方式，或是趣味，或是宣扬宿命论、及时行乐、悲观厌世的思想东西。宣扬爱情至上、卿卿我我和别恨离愁、消磨人们志气，诱人曲调和唱法柔软缠绵，颓废萎靡，间有低级情趣挑逗歌曲与堕落。象×××等人唱的歌曲不少就属于此类。这些影片，对我们所提倡的“百花齐放”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是精神

青年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品格起到潜移默化的极坏的腐蚀作用，必须加以清除。我们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要对一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要在资本主义的腐蚀和社会主义反腐蚀斗争中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

近几年来涌现了大批的青年作者，这是很可喜的，他们的优点是，和少年儿童的生活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思想比较敏锐，精力充沛，因而作品生活气息比较浓厚，能够比较深入地接触和少年儿童有关的各种社会矛盾，因此他们的作品比较有生气。但是他们的弱点是思想和艺术都还不够成熟，有些作者在写了为数有限的几篇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品之后，已经开始处于不同程度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有些青年作者已经开始陷于苦恼之中，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加快进行培养作者的工作，尽一切可能给广大的青年作者创造一定的学习条件，并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去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有所提高，继续前进。另外，从全国三亿多少年儿童的需要来说，少年儿童作品，不论质量或者数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必须迅速扩大和提高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这就是我们积极筹办这样的儿童文学讲习班的基本出发点。我们深信，文学是一切形式的艺术的基础，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扩大了，并提高了，那么儿童戏剧、电影、电视等等，也就有了水涨船高的较好的发展条件。

我们这次讲习班的学习内容是相当丰富的。针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上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从全国范围内邀请了将近二十位多年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作家、理论批评家、编辑、大专院校教师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给我们讲课，同时，还要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中

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讲课材料，既涉及到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问题，又不放过整个文学的普遍规律问题。这是因为，儿童文学只有既注意自己的个性又注意总的文学的共性；既注意独立发展又加强同成人文学的联系，才能有效地提高作品的质量。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儿童文学作者也要和成人文学作者一样，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据说有少数青年作者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没有读过，这是“十年动乱”给人们思想上造成混乱所引起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大力克服。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的文学论著，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指明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阐明了文艺工作者和新时代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分析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普及与提高，源与流，继承与借鉴以及文艺运动中党内与党外等等关系，解决了发展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问题。它的根本精神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引导我国革命文学艺术事业前进的指针。当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学习它、运用它。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不发展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坚持。目前，还要继续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属于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普遍原理，哪些是属于阐述或执行中产生的偏差，特别要把“左”倾思潮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当然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要密切联系三十多年来我们儿童文学发展的实际。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从什么地方找到现成的

答案。许多问题必须依靠我们的实践和总结研究来解决。这就牵涉到一个学风和学习态度的问题。同志们都已经写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可能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希望大家通过这次讲习班的学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为指导，认真地总结一下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力求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能有所提高。因此我认为，同志们参加这次讲习班的学习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希望大家能够下定决心，集中精力，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个学习任务。

怎样看待建国以来 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陈子君

在这次讲习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学习了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听了讲课，阅读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材料，进行了讨论、座谈和大会交流，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到了，既全面、系统，又重点突出。同志们普遍反映收获很大。

许多问题别的老师们已经讲过了。为了避免重复，我想还是讲一点历史。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看将来。这是因为，只有正确地理解过去，才能正确地理解现在，也才能正确地展望将来。

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取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对儿童文学有什么现实意义？

党中央最近着重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精神，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引导我国革命文学事业前进的指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目前，还要继续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属于经过实践证

明是正确的普遍原理，哪些是属于阐述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特别要把“左”倾思潮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区别开来。这一段话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还要正本清源。更具体来说，这里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对儿童文学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消极影响？第二，在新的条件下，文学（包括儿童文学）怎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多年以来一直未能说清，并且争论很大的问题。从儿童文学界的情况来看，1957年时就有同志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有“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成为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以及“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提法，“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今天来说似乎就不能满足，因为它没有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有一定片面性。”当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局限性，这种说法也是不够准确的。但总算是开始觉察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当时这种意见并未引起重视，反而对持这种见解的人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此后的好些年，就再也不敢谈论“艺术特点”了。到1961年时，茅盾同志又指出，当时儿童文学界的情况是，“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可以说，这几句话一针见血地集中概括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给儿童文学造成的消极影响的严重情况。本来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改弦更章的机会。但可惜，在当时仍未能引起重视，而相反，“左”倾错误越来越发展，实际上为“十年内乱”中出现更“左”的现象准备了条件。

更具体一些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给儿童文

学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题材过于狭窄和对教育意义的理解过于狭隘

既然说儿童文学要“为政治服务”，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便是，重大题材能写，表述当前政治运动，宣传当前政策的能写，和思想性、政治性强的能写，其他就基本上都不能写了。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写来写去就总是老一套，主题陈旧，内容大同小异，直至故事情节也不断重复，许多作品都缺乏新意。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一些人更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的指责性口号。于是，写历史、写童话、写民间故事，直至写儿童自己的生活，也都成了罪人。而突出地号召所谓“大力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把成人文学的一套硬往儿童文学上面安。这样，儿童文学可写的东西更是剩下无几了。而且根据这种要求一次一次地开展所谓“查书”运动，实际也就是“禁书”运动，从而，进一步把儿童文学引向了绝路，等于取消。这种所谓“理论”的荒谬有害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不少人对教育意义的理解过于狭窄，也极大地影响了儿童文学题材的广泛性。不是说明某种问题，灌输某种政治思想的东西固然不能写，反映矛盾，提供某种认识价值的东西也不能写，没有多大政治、思想意义，但可进行一定美的教育的东西也不能写。比如，那时候有一位老同志给某报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蔷薇》，没有什么思想性，但写得很美。这位老同志的观点是，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不能理解得太狭窄，哪怕是欣赏一幅画，一朵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陶冶人的性情，提高审美的感受能力，这也可以算是教育。但当时好些人的思想都不通。至于“爱”的主题更是如此，只

能写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等等，而爱父母、爱兄弟姊妹、爱朋友，等等，也都不能写。因为据说这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要求，是所谓“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不切实际和缺乏远见的。在我们的国家，并不到处都是阶级敌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人民内部关系。而且，怎么能够设想，一个从小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都不爱的孩子，长大了会突然爱起更广大的人民、爱起祖国、爱起党来了呢？

以上说的是文题和题材问题。下面再谈另外一些问题。

（二）“主题先行”的写作方法

由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及对教育作用持狭隘的理解，有的同志就把儿童文学的功能理解为主要是编故事说明某种问题，向孩子灌输某种思想，许多说教式的“问题小说”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那时候我在一家少年儿童报纸工作。报纸的文艺版也要求及时配合中心，这个问题就比出版社显得更加突出。我们出题目作文章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便是替作家搜集材料，反映少年儿童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请他们有针对性地给我们写诸如“努力学习”，“锻炼意志”，“团结友爱”和“爱护公共财物”等等主题和题材的小说、故事。当时风行一时的《罗文应的故事》便是这样写出来的。应当说，这是当时这类作品中写得最好的一篇。老作家张天翼对少年儿童的心理是有深刻了解的，加上语言文字上的功夫又那么深，这就取得了成功。但我们编辑部也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不是一般做编辑工作那种提意见和加工修改的功夫，而是帮助作家收集材料的功夫。后来这就成了编辑部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工

作经验。但是，这种做编辑工作的方法，后来运用到别的作家身上就不大灵，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一些较好的作品仍然是处在不同地域的生活第一线的作者，通过自己的长期体验主动写出来的，而不是由我们出题目作文章写出来的。《罗义应的故事》中的人物确实写得比较活，语言也比较生动，在当时影响比较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恐怕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所以人们对作家印象最深的作品，仍然是在解放前写的《大林和小林》等等。这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主题先行和出题目作文章的方法，到“十年内乱”时期又进一步“完善”成为所谓的“三结合”写作方法，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结果怎样，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就不细说了。这里单说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据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粗略统计，从解放后建社至1962年前后的十年间，他们共出版了六千多种书，而能够存在下去的不过二百多种。那些不能存在下去的书，大都是联系政治太紧，而由于政治情况的变迁又不宜再版了的；再就是由于主题先行、枯燥说教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从全国的情况看也是如此，比如1980年举办的1954—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获奖作品共二百一十二件，其中文学作品一百四十多件，多数还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受“左”倾思潮影响较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中国少年报文艺版从1954—1979的二十五年间（十年内乱不计在内），共发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一千二三百篇，而在本次获奖的不过少数几篇。这个问题的实质和症结所在，我觉得肖平同志讲得很好、很透彻。他认为这是作者仅仅从意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从善的角度而不是从美的角度来进行文学创作所必然要产生的结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多年以来儿童文

学创作中不注意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的毛病。

以上是第二点。

(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矛盾

由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又比较狭隘，实际上是为当前的某种政策或某种政治运动服务，这就必然要导致不能接触较深一些的矛盾，不能比较全面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这是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长期存在的一种弊病。发展到“十年内乱”时期，就更是只能写一些“亿万神州尽舜尧”和“莺歌燕舞”之类的东西了。有人作了一个统计，认为建国以后十七年里成人文学的成就，真正站得住脚的作品，主要还是描写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等等，写的都是历史。写当代生活的作品好的就比较少。那原因主要是，“左”倾思潮不允许接触生活中的重要矛盾。因而许多作品要么是轻飘飘的，显得浅薄，要么是粉饰生活，直至歪曲生活，显得不真实。而“真实”却是文学的生命线，“不真实”就是文学的致命伤。我们看一看，1957年以刘宾雁、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写了一些象《在桥梁工地上》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在当时的普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产生那么大的反响？能不能说这些作品已经是艺术珍品了？我想不能。无非是因为这些作品开始深入到生活的深处，接触到了一些时代的重要矛盾，说了一些人们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心里话罢了。这就表明，文学既要教育人民，又要代表人民，只有代表人民，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但是我们这样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儿童文学，老是那么几个主题，什么努力学习、团结